

佐雜譜

光緒癸巳四川省城
會府東街會文鑒刊

欽命頭品頂戴總督四川等處地方振勇巴圖魯劉批
佐雜教官往往自囿於末秩微員不思振作其實愧奇
卓越之行初不以官階高卑異也該員有志修明考古
人散秩閒曹中之懿行嘉言彙輯成書俾閱是卷者援
古證今油然思奮用意甚美實堪嘉尚此繳譜各二卷存

欽命頭品頂戴總督四川等處地方振勇巴圖魯劉札
爲札飭知照事案據該員具稟云云批迴在案查該州
同所輯佐雜教官譜展閱之下足徵該員志在盡職不
失爲讀書人實爲佐貳中有志之士不可不酌予獎勵

臺批

嗣後遇有司道首領及優缺佐貳不論班次先儘委署
二次以爲刻書之資藉廣其傳除札知藩司註冊委用
外仰併知照此札

右札奉審核對委屬補用直隸州同李庚乾批

光緒十八年九月初十日

欽命二品頂戴署四川按察使成綿龍茂兵備道承 批

據稟已悉吾儒學古入官爲循吏名臣者代不乏人近世所傳如牧令書臣鑒錄之類皆足爲仕途模楷惟佐雜兩項從無專書今該員編輯前人嘉言善行爲佐雜譜寔於官常大有裨益亦見稽古有素志邁流俗將來蒞政臨民自必不負所學本署司有厚望焉此繳譜存

欽命二品頂戴四川分巡川東兵備道黎 批

據稟已悉

朝廷設官各有應盡之職該員因見當今牧令學治具
有成書惟佐雜人員罔所取則思不出位輯成佐雜譜
道實有厚望焉此繳譜存核

欽命二品頂戴四川分巡建昌兵備道張 批

據稟已悉聞佐雜譜採輯廣博按語皆確有心得實爲
佐雜楷模容待付梓以廣流傳該員學有淵源志超庸
俗嘉佩之至將來蒸蒸日上必大有造於斯民坐言起
行媲美循良政予望之此繳譜存覽

道憲鍾復書

昨奉惠函並承示輯書兩種教士化民具徵實學捧讀
之下欽佩何如續出佐雜譜成書尙祈見示爲荷先此
奉復卽請升安並璧芳版不具

永甯道憲周復書

再承寄刊書各種拔閱之下具見留心掌故學有本源
自鑑鏡人洵足信今而傳後爲佩之至手此再頒升安
道憲文復書

承賜各書展讀之餘實爲治化之本源不特間曹之矜
式謹謝大教初佩良殷希此復請升安

道憲王復書

憲書

再啟者昨承惠賜大著三種引經據史博採旁搜俾服
冷官者知名教中自有樂地屈下位者知微秩內亦有
嘉謨至於

聖論徵事一書尤能以俗言道實事願書萬本誦萬遍使

斯世斯民秀化爲良澆化爲樸則閣下之功德更爲無
量矣耑泐奉復并鳴謝懼再請升安不具

學憲吳復書

專署佐雜教官譜仿蕺山之例多記前言往行爲濁世
痛下鍼砭宜伸帥擊賞不已命梓成送人俾資觀摩也

道憲夏復書

錦城十載久耳高標宦轍勞勞尙疏謀面比承手畢並惠大箸三種瓢絲見聞詮釋條要本儒術之正軌作仕路之津梁循誦之下具微學有本原理皆平易以視吟哦松下流連景光者識趣更爲超卓古人知守一官能效一職隨地皆有以自見想平日服膺先正寄託閑遠不屑爲刀筆筐篋之事舉而措之爲循吏爲儒林經世事業此其嚆矢成就正未可限量曷勝紹佩弟智愧率氣識慚捫籥自涉簿書禹奚未遑撲去俗塵每羨閉戶著書之樂而人事卒卒學殖就荒益乏雅人深致幸得

憲書

一

頴道妙於集中自當媲留銘於座右用誌嘉貺增勝歎林專肅申謝敬請升安順璧謙版諸惟荃照不宣

佐雜譜序

上古因事命官因官分職官無尊卑各有當盡之職蓋其職雖卑亦榮不盡其職雖尊亦辱官以人重非人以官重也而世俗見一達官則稱頌其位卑者則鄙之曰何足深論而凡在下位者亦遂沒沒無聞尸其位而充數焉一若循吏名臣非所得與也噫勢利之見入人者深安得一振贖發喪者闢世俗之談而作下僚之氣耶南城李君通曉吏治公餘搜羅古今佐雜官有政事風節者輯爲一編而坱以論說名曰佐雜譜其徵引之博論斷之公以古爲鑑自勵廩人未始非官箴之一助也

佐雜譜

序

所謂誘之而使至於道者予於是書有厚望焉予拜皖藩之

命行有期矣倚裝披閱草草數言知不免爲有識者竊笑云光緒壬辰五月既望

欽命頭品頂戴新授安徽布政使四川按察使署布政使德壽序

佐雜譜自序並目次

琴棋書畫蔬也習之者無譜不能工況爲官耶官之等不一秩愈卑則於民愈親濟民愈遠故州縣重而佐雜亦不可自輕然如州縣提綱州縣事宜圖民錄牧令書福惠全書之類州縣之譜則備矣而佐雜初無譜也豈非世間一缺陷事乎夫不爲佐雜立譜者大抵以其官爲閒爲散爲裨爲枝無闢治理若有不足責望者不知朝廷設一官必有一官之職士夫爲此官必盡此官之職爲佐雜與爲州縣無異也佐雜而欲稱其職不負其官又非以昔賢爲模範其道奚由況今日之佐雜不同

佐雜譜

自序

印

佐雜譜用以自鏡自勉卽與同僚共鏡共勉呂子明就學魯子敬訶其非復吳蒙亦在人不自輕且自奮發而已今爲佐雜者每謂是國家不甚愛惜之官自甘碌碌無聞不思出人頭地夫國家何嘗不愛惜此官也試觀唐以來登第者初率授以簿尉狀元亦間爲幕職官今日倘非捐例廣捐班多員浮於缺各項需次者有尤溢之患亦奚見其不足重且人重官非官重人孔子不鄙委吏乘田王陽明楊叔山二公不鄙驛丞典史各盡其職分所當爲著有功效亦在人自奮發而已茲譜各項中所引前人稱爲循吏者有之稱爲名臣大儒者有之吾輩誠不自菲薄立志以古人自期待卽仕卽學候補則耐窮不躁競在任則勤職不貪婪人孰敢輕視刺員末班哉淳林顧氏論著書之難謂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學之所不可無而後爲之庶乎其傳吾何人斯敢云著書敢望爲之而傳第見爲吾輩之所不可無而前人又未及就是以不揣謬陋特述是書不月而成苦著不備徵引未博難免挂一漏萬之譏然凡屬吾輩以此爲鵠而求中之要未必無小補特患不各自奮發耳抑又聞吾家文定公云凡人不必待宦有職事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矣子孫竊一官而補缺有待現

佐雜譜

自序

五

前代卒由薦辟科目出身捐納十居八九多平昔未嘗學問之人一旦出而服官若無一本譜子在目中無幾箇古人在胸中安望其爲廉吏更安望其爲良吏吾固佐貳也雖以諸生應

制科奏策

大廷

簡用今職而自顧空疏無具羈憾早不讀有用書今臨割學操刀之晚但失之東隅猶可收之桑榆苟未病不畜艾旣病而猶不畜將奚救於死亡爰搜古今佐雜官有政事風節者輯爲一編列經訓及先正格言於前曰

在無他可及物之事惟濟人以書乃力所可勉爲故不

自量竊比朱子之綴葺小文字云

光緒庚寅季秋月下旬南城李庚乾約齋氏題於成都

寓舍

卷上

總論

運同

同知

運副

通判

卷下

布經譜

布理問

佐雜譜

目次

六

運判

直隸州州同

州同

按經歷

布都事

直隸州州判

庫大使

知事

州判

鹽經歷

府經歷

縣丞

鹽大使

照磨

主簿

檢校

司獄

倉大使

稅大使

吏目

巡檢

河泊所官

驛丞

委員

典史

後序

佐雜譜卷上

此書既成初呈於前成都府憲汪公鑑時公方下車得

書卽枉顧辭不許一見詢生計甚悉款曲如平生歡次

及此書謂已閱一過平正通達當爲刊行未幾公以卓

異入覲去任未及梓泊于攝巴縣丞呈於本道憲張

公華奎蒙批示容待付梓而公亦旋卸任後回省旅謁

時公猶語予此譜足見閱書之多學有實用風塵中所

僅見官雖卑自有可尊者在將來梓成大有益於官場

前署藩憲文公光陳臬來川之初予權判綿州郵呈繕

本比雖未蒙批迴而丁酉夏謁公稠人廣坐之間公尙

佐雜譜

後序

語及此譜筆墨好稱是有志之士能自砥礪不絕口蓋

自綿州迎謁後至是六年始再見公意前呈書公殆忘

之矣而竟不爾一爲回溯覺此譜之作雖似朱穆之崇

厚表顓之崇有一因感時一因疾俗而備承各憲之獎

許不至如孝標類苑見嫉梁王卒叨制憲劉公之異數

予優委二次以爲刻書之資人爲子幸予寔滋愧矣爰

觀縷及之以誌知遇之感云

光緒二十五年歲在己亥仲冬之杪庚乾再題於成都寓舍

佐雜譜

禮運曰小臣廉

方氏憲云廉則不竊矣 陳子澠云不虧所守也

愚按小臣原兼內外官之位卑者言外官位卑亦

不止佐雜等官然佐雜等官卻包在內故引之又

按廉字訓清或訓儉又或訓斂謂自檢斂也諸書

廉字多指清潔不貪言朱子所謂有分辨不苟取

佐雜譜

卷上

是也蓋清廉乃居官之要道故周官弁羣吏六計

以廉爲本魏主諭長史三字以清爲先特不可以

一廉爲足盡當官之分須知廉之外尚有善能敬

正法辨等項在不然卽眞廉極廉不過一自了漢

耳此本大小臣工無不當然而禮獨以之屬小臣

者以大臣所任者大廉不足以盡之小臣不足以

撓法 三句本國朝趙恭毅公申裔

方氏憲惟廉爲重若無操守其餘無足觀矣

云有守者有爲之根本況四格重守八法首貪我國家功令森然廉不尤爲散職微員所當各自勉

勵者哉至於儉與斂之爲義則是皆廉者所以成

南城李庚乾著

羅山劉慶嵩校訂

總論

陽武夏咸校訂

始而成終不儉不能廉廉必儉而不奢侈不斂不能廉廉必斂而不放縱也

中庸曰在下位不援上

許子衡云援是攀援君子居人下以事上則安於在下之位不敢攀援那上面的人

愚按在下位者不獨外官中之佐雜人員而佐雜人員亦在其內則援上我輩可不戒乎夫上何爲而援求其庇已耳語本王氏步青此弊在嘗讀此二語且

能爲此題文之士大夫猶不免況異途出身未嘗

學問者乎其所以不免援上者由不能正己不求

佐雜譜

卷上

二

佐雜譜

卷上

三

御試至都適公服閱入

于人不能正己不求于人又由于願乎其外故欲不援必自不求人始而必自不願外始雖然不願外豈易言哉此須深知篤信孟子得之有命求無益於得之言見得在外者不可妄求不可必得而安分守己耐窮耐苦學君子素位而行爲我見在職分之所當爲不謀利不計功不管在上者之知與不知則於外無所願自於人無所求卽於人無事乎援也若候補無差使者無職事難耐聞無資斧不勝困更易犯此援字更難言乎不援吾尤願與同人共戒之共勉之戒與勉何以訛

程伯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施氏琰云此言居官者以愛民爲念則雖最小之官亦有實惠於人但患爲官者無愛民之實心則不見其有濟耳若一命之士果存心於愛民亦可以爲民解忿息爭亦可以爲民興利除害於人必有所濟也愚按一命如今之九品官及未入流是也一命且有濟於人況八品以上之佐貳乎

二程遺著曰有人注擬差遣欲就主簿者問其故則曰責輕於尉伊川先生曰卻是尉責輕尉只是捕盜不能使民不爲盜簿佐令以治一邑使民不爲盜簿之責也佐雜譜

卷上

四

豈得爲輕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愚按由簿而推之凡爲佐雜官者皆當事長官如父兄皆當積誠意以事之朱子曰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做得來也精采便是小官人也望風畏服

呂子坤云公私兩字是宇宙內人鬼闖若自朝堂以至閭里只把持得公字定便自天清地甯政平訟息

又云君子與人共事當公人已而不私苟事之成不必功之出自我也不幸而敗不必咎之歸諸人也

愚按公則不萌自私自利之心好惡無弗與民同平天下之要道亦不外是況佐雜官所分治者不過百里之內人心豈有不得豈有不服者哉

文定何公坦曰官職榮卑當安義命自抱關學標以上苟能官修其方職思其憂雖未著殊庸偉績亦可無愧於心無負於國若苟且以僥幸求倖進將誰欺乎

愚按今之佐貳雜職援例者十有八九其指捐之項皆出各人所自欲職雖卑無可怨尤安義命一

佐雜譜

卷上

五

屑自正途外不必言然不問正途異途有官必有一方有職必有憂欲求無愧無負可不修所當修思所當思乎

北溪陳子曰卑官雖無行道之責薄祿亦無苟受之理愚按受祿如何爲不苟稱職而已矣道非尊官不能行職則無官不當盡然職所在卽道所在盡職何莫不行道特寓於散職末職之道小卽行亦不足言行故不以行道責之非謂卑官竟無道可行也予於是竊有感矣夫古者君子之仕本以行道非爲貨也而自戰國以來仕者大率爲貪其或不

爲貪便是欲貴要之所爲不外於榮利直不知行道爲何事卽有宦業顯者亦其異人之才質做出

暗與道合本於學問道德者百不得一二焉蓋幼

學壯行必實備用世之道於己行字方有著落方

可說若學其所學初不知道爲何物則無所爲道

更說甚行不行此事所關非小可以驗士尙之華

實並可以覩世運之升降非止有聖君下有賢臣

豈能迴此狂濶也哉

葉氏文炳曰貪汙自多欲尙侈始小官俸廩幾何百爾

皆欲如意不受賂安從得清心寡欲正本澄源乃吾儒

佐雜譜

卷上

六

功用

文忠真子曰簿勤於勾稽使人無重疊追催之害刷勤於警捕使人無穿窬攻劫之擾其所濟豈少哉

李氏紳曰俗言三世仕宦方會著衣吃飯愚謂三世仕

宦子孫必是奢侈享用之極衣不肯服浣濯補綴必欲鮮華食不肯餐蔬瓢菲薄必欲精鑿此所謂著衣吃饭

也殊不知富貴者貪贓之基奢侈者寥落之由豈喫者困苦之自蓋子孫不學而頗蒙窮奢極欲而無德以將之其衰必矣

愚按今日佐雜官中世家子弟不少尤當奉此條

爲金箴愚家自四叔祖均樞至予從姪世晉蓋四世仕宦矣而著衣吃饭尙無會者以前輩家規崇樸素也雖今日不免貧困然不由享用奢侈使然固可以無悔恨矣

明太祖諭天下巡檢曰古者設官分職不以崇卑一善之及人人受其利焉朕設巡檢於關津扼要過察奸僞期在士民樂業商旅無艱然自設置以來未聞其舉職者今特遣使分視各處其檢防有違謫察有方能堅守是職鎮靜一方者秩滿來朝朕必嘉焉

新吾呂子曰世上沒箇好做的官雖抱關之吏也須夜作雜譜

卷上

七

行早起方爲稱職纔說做官好便不是做好官底人

愚按今日各省官員捐納者十有六七而佐雜中

尤多大抵說做官好者也豈知做官是苦事爲官

是苦人彼特妄想榮身享福發財而已固無做好

官之具亦無做好官之心誰能學張廷尉爲名臣

學黃頤川爲循吏哉

又曰作焉能爲有無底人以之居鄉儘可容得只是受一命之奇便是曠一命之官在一日之職便是廢一日之業國一無所賴民一無所裨而俾之貪位竊祿此人

何足責用人者無辭矣

愚按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讀此條而不驚愧汗下者是無惻隱羞惡之良者也奮發以破人之量我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吾願與同輩共勉之文成王子不云乎勿以進非科第而自輕勿以官卑而自慢

又明同知通判之職曰府總州縣之政事務繁多設佐貳以分之同知通判之職掌不同而一以安靜爲主則府佐所同也

又明州縣佐貳之職曰州同州判縣丞主簿分牧令之政共州縣之民者也官雖有正副而權不輕位雖有尊卑雜譜 卷上 入
卑而事不異有管糧者當思如何恤民如何足國奸頑富勢如何催徵負累荒逃如何處置簿籍之清查欲明欠少欠多不要胡敲亂打比較之規則要定正名正戶不許代納陰侵里胥之弊不妨察見淵魚阜快之奸切莫縱令吃餓須是常例革而後法令行要知分別明而後鞭朴少清軍者須清本戶莫賣放本戶卻著隔里同姓含冤巡捕者須獲真賊莫漏網真賊卻將無辜良民受拷奉堂官批詞切莫不分貧富但問有力稍力以奉承受富勢囑託切莫不問曲直只是要打要錢以出氣耳軟聽阜快支使一吞其餌則貓鼠同眠性情任左右

通同一入其籠則雞犬受害至於私接呈狀濫罰紙紅擅作威福重用拷掠署印則隨事科財營差則所至媒利此皆不肖常態而有志向上者之所恥也

又明庫官之職曰庫官吏之弊有三重收以苦納戶輕放以苦支人暗盜以虧公帑收放重輕關係甚大我旣借左右以行私左右亦借我以請託非分之恩只得從其所欲難開之例無能拒其所求法盡廢令難行職此之故至於侵盜官銀皆緣在下者借公帑以奉承在上者借公名以支取黏帶含糊乘機作弊儻官若廉正則關檢自嚴左右自畏安敢行私故曰廉生威正大者必佐雜譜 卷上 九

光明光明則吐氣揚眉令行禁止何利不興而何害不除

又明司獄官之職曰監中人犯多非良民朝恩暮想只求撞網脫籠得便乘機便要割囚反獄若肯用心關防豈能插翅飛出乃使重犯脫逃疏慢之罪百口何辭發解之時稍鬆羈絆亦難逃責至於牢頭獄霸行暴毆人或囚飯入門而本囚未得入口或囚糧到獄而本囚不得霑恩穢汙不肯掃除疾病不懇調理女監繼更卒姦淫輕犯將重樞凌虐如此作官必有天祐明理者知監倉乃陰德之地獄官乃方便之人輕犯存哀矜之心時

加體悉重犯嚴關防之法不肯凌虐斯爲稱職而子孫享其餘慶矣

又明稅課司之職曰稅課設官一則收餘利以充國家之用一則征商賈以抑逐末之人匹布上街無不抽稅有司官指此爲科斂之媒巡稅官以此爲掠奪之具如此刻剝何異盜賊且稅課原無定數稅錢豈盡報官割衆家之肉安自己之身天災人禍豈肯寬饒嗚呼有司若肯清廉其所以鈐制關防不患於無法不然稅課巡捕且得借我以肥其身所得幾何而惡名皆我受矣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佐雜譜 卷上 丁
又明巡檢之職曰巡檢之設原爲盤詰奸細查問逃亡緝捕盜賊關防詐僞使軍民商販得以自在通行盜賊奸徒不敢公然來往如此方爲稱職而今作巡檢的擾害居民刁難過客有甚好處試自思之

又明倉官之職曰朝廷錢糧黎庶膏血攢零合整積在倉中凶荒可以活萬姓之生征討可以濟三軍之急爲倉官者倉中之地務使乾燥上防雨溼下防水浸又要防雀入防鼠盜盛暑連陰裏討官鑄將穀翻上倒下務使薰蒸溼熱之氣得以宣洩米穀自不紅腐出放之時升合不欠出納之數冊籍要明如此上司自然喜悅前

程自然遠大

又明驛遞之職曰驛遞衙門路當衝要常見上官才能易顯不知也有苦處站銀急支不來過客急送不起怒夫馬之不齊者不管死活供具之不豐者常加責罵上司之公差不免凌索監中之囚犯每費關防但官窮窮不過人夫官累累不過驛馬做驛丞的重索馬頭常例過取徒夫面錢以官錢放債領銀則加倍扣還致貧夫常受饑寒指過客爲名開銷則半屬賣破而站銀多入囊僕徒夫有錢者賣放有力者保放紀法蕩然馬驛無錢者多差有勢者不差公道滅矣或受居民詞訟或與流氓姦淫種種不良事事可恨不知一經訪察或被告發戒飭的也是你攀問的也是你不如小心謹守多做幾年世道清明何嘗虧枉好官哉

又飭官恩例貢出身者曰昔者汲黯以父任霍光以兄任卽今官恩生也張釋之以入貲卜式以入粟卽今例貢生也此四公者人品何如近世試以蔭得官者爲參議之子以粟拜爵者爲銅臭之夫不論作人何如但以出身相譽何見之俗也抑此兩人者不自愛耳藉門戶之光幸冠裳之易華衣鮮食佚遊宴樂文學故事漫不留心及授之政倔強不諳世務而恣意見以亂官常聞

真不奮精神而縱貪婪以誑吏議則誰之咎哉負七尺之軀享一命之榮無分毫之益爲衣冠之玷以實世俗之笑吾甚恥之

又傍吏承出身者曰雜職小官多出於吏員承差通明律例者不多練達政事者甚少此心久壞惟利是圖豈無賢人君子秉正持廉要之千百中十一耳倘念終身優免所在榮光今日得倣一官是我報效之日俸祿雖薄比吏自然略厚陞遷雖小好官定是途長努力自愛無負教言

忠烈楊公遠曰今天下事壞在紗帽氣不壞在頭巾氣

佐雜譜

卷上

三

假使天下士大夫不論官大官小官淺官深嘗帶些秀才意思迂濶古板終是儒者行徑人人把經書論孟收拾身心天下何必不三代而無奈功名富貴之徒反於禮樂絃誦之事爲仇也則天下之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也

愚按把經書論孟收拾身心求之秀才中且不可

多得況非秀才乎然卽非秀才又何人不可把經書論孟收拾身心也苟能爾無論官大官小雖不

由科目出身亦自帶些秀才意思

林氏嫌曰大凡入仕路在慎之於始也參謁與其煩也

甯簡知識與其衆也甯稀毋擇官擇官而仕則必受恩於人難以立身毋擇事擇事而任則必務便於己難以處衆待物之來徐而應之以道義守身守官非有二理也

幾亭陳氏龍正曰事前不求人存得廉恥事後不尤人免添荆棘是爲人穩實把柄處事前不求人多少安閒事後不尤人多少和樂是人生真切受用處凡人皆然居官尤甚

勺廷魏氏肅曰官無小地無僻惟在其人何如耳

文正湯子曰官無論尊卑各有當盡之職爲一官卽盡

佐雜譜

卷上

三

一職便是天地位萬物育的氣象

愚按位育乃聖賢致中和之效驗夫豈易言然官

各盡職人事無愆則與天命相通天變可不見於上地變可不動於下而萬物之生機亦無不暢此太平有道在位皆賢良之世也幾見風雨不時寒暑不節地震山崩穀饑菜僅胎殞卵殞聖主賢臣之世有之哉湯子亦就學道之君子言不學而仕者豈可漫以是期之耶吾輩亦及今力學可耳憤

毋自畫自棄而曰此聖賢之事我不能夫天下惟富貴有命非求可得若聖賢人人可學而至顏子

不曰有爲者亦若是孟子不曰人皆可爲堯舜乎

敏果魏公象樞曰見居官者不問職掌盡否興利除害

幾何百姓安危何事輒問何時陞轉宦囊有無遷移者

有誰照管淹滯者是誰阻抑凡問及此卽爲薄待天下

之人

愚按問者所以立論如此者緣本人設想無不如

此也不然此問胡爲乎來哉欲人不薄待我還須

我自待先不薄如何爲自待不薄立志行己一以

古名臣循吏爲程而已矣

黃山張氏貞生曰人能於做官時動靜言色無異於做

佐雜譜

卷上

古

窮秀才時則其立志之高可知

清端于公成龍曰鄭俠語人云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若

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夫衣食甚細而至以盜相推此充
類之輩唯恐長吏稍奢也是不可不戒

愚按此爲長吏言而不止爲長吏言也閒曹末秩

祿入幾何奢其何堪尤當痛戒

勉菴熊氏宏備曰官雖至卑不可以已之名節佐人之

喜怒

愚按此可爲易傳上交不誼之註脚凡諂上者皆

不顧名節者也蓋患得失之心勝則顧名節之心

亡矣行已有恥者斷不出此新吾先生云理會得

義命兩字自不肯做低人此保全名節之方也願

與吾輩共服之

存齊涂氏天相曰做人者做官之基也人好則官自好

吾輩可終身不做官而不可一日不做人一日不做人

卽終身常做官而人之理已先亡矣雖做官亦尸位焉

已耳卽做人亦尸氣焉已耳烏足以爲官哉烏足以爲

人哉然則何以做人曰立人之道仁與義而已矣何以

做官曰仁以育萬物義以正萬民而已矣

愚按佐雜亦官也欲做好佐雜又可不務做好人

佐雜譜

卷上

古

以立其基乎

臣鑒錄曰恤民不在臨事苟能念念不忘則隨時調劑

一言可以造無窮之福慎勿曰我閒曹也冷局也小官
也而竟置之於不問也

易齋袁氏守定曰凡入仕途如身陷陳前後左右無非

鋒刃相向凡上官之凌轢同僚之侵侮屬吏之謫慢百

姓之唐突勢所必有祇能忍便了一切

敬廬林氏芳春曰都門候選有法曰耐無所事事難以

過日惟專心正學日有所聞始可無入而不自得

愚按此耐字可通於外官候補者此過日之法亦

外官候補者所不能離故吾知之用之錄出俾同輩共知之冀同輩各用之

又曰居官者一要立品二不可見錢重三要節儉有此三者便立得腳住

文恭陳公宏謀曰報滿後陞用與否難以懸定惟應靜聽功名定數食祿有方以此汲汲弗遑之心用之於遙

遙莫必之地亦覺無益不如就現在所居之位行現在應辦之事將來超擢固可欣慶卽鵬飛稍待而奉職克勤亦可問心無愧

又曰同僚相遇豈能人人盡如己意惟虛公而又體之佐雜譜

以恕常覺在己未必盡是而在人未必盡非則自然少所滯礙

又曰職掌無多而就所得爲勤勤懇懇洞中體要有一分心思卽造一分福澤不必以事小爲嫌先儒所謂存心愛物必有所濟也

心餘蔣氏士銓曰官無尊卑視人立志何若耳苟氣足

達其志學足馭其才而其識又能條理於才與學之間卷舒於氣與志之際則由卑可至於尊卽終其身於卑秩而其見尊於賢人君子者可自完其長民之量浸假非薄自安委瑣齷齷以爲吾之所處固如是則爲人鄙

賤而輕易之也不亦宜乎

又官戒詩事上官曰職在則然貴安其卑禮在則然甯等詔之橫逆則順受也而未可與持彼哉豚魚尙可以中孚格之而況上官亦民之有司不誠不信吾知汝殆而不廉不謹吾知汝殆而

柯氏寧曰仕宦不堪惟取巧

愚按取巧一節今雖大僚正印不免何論散秩微員哉雖正途出身者不免又何論異途人員哉夫巧則無所不至無所不爲蓋患得患失之念勝而恥心亡矣何不取周子拙賦一讀之乎新吾先生佐雜譜

云變仕風難此風其尤難變者歟然吾不能無望於在上位者

餘山陳氏岱曰朝廷設一官必有一事簿尉雜流與民

最近但肯一分自盡便有一分及民不比州縣事繁任重難於周到也故居官則宜盡職奉委則宜盡心如以難想做好官在官之人一廉不足以蓋衆怨一貪遂足以生萬惡當官只言清字便是自了漢有負於國計民生多矣若清而傲而許而吝必有害於身清而刻

離而執拗而姑息更有害於民昔人謂做官不要錢如婦人不偷漢是本分事不足爲輕重居官當三復是言居官者不可一日不存去官心不可一日不作去官富貴利達人之所樂也沈滯蹭蹬人之所惡也然有命焉我安之而爲妻妾者子弟者賓客者奴僕者未必皆安之不能禁其不交譎也則試問之不安將若何但開得口出我便做若對我開得口出而對人仍開不得口說不得出還做得出否仕宦臨政最易驕縱者子弟能使子弟不知爲居官可以見其治內矣最難約束者差役能使百姓不知爲差役可以見其治外矣

佐雜譜

卷上

文

古之爲官也使民息訟今之爲官也使民滋訟使民息訟者常恐其有訟無以保民之身家使民滋訟者常恐其無訟無以肥己之囊橐士大夫有三患處己患在自是隔下患在自恃事上患在自市事上司主於敬卻著一毫詭隨不得接同寅主於和卻著一毫狎肆不得撫黎庶主於仁卻著一毫姑息不得用刑罰主於威卻著一毫忿怒不得理煩劇主於靜卻著一毫因循不得欲速爲當官第一戒欲速於得上則露才急名以求虛市其甚者干謀營競無所不爲徒受上司頤氣之辱而已欲速於得下則苛刑繁令以責小成其究也雖

吏胥小望之則生畏

愚按三變之容非臨時裝飾出來的惟平日居心

佐雜譜

卷上

十九

行事有以令人信服然後望之者有敬親畏之不
同蓋非君子之容果有變乃望之者各自見得其
如此也

又曰察察中平昔豈無意見不合之處及至聯事同功必當開誠布公和衷共濟不宜稍存芥蒂於心如其人果難共事不妨善謝於上別委他人若因前隙而我詐爾虞置公事於不顧如政體何居官當用刑時須保得一點仁心在當取財時須認得一箇義字真勢豪鉅猶苟勢不能翦除且靜俟之不宜挑之使動初入官便得美缺此大不幸也起居飲食一切順心酬應周

禮杆格一切廢弛徒供下民師厲之資而已故惟積信可以獲上惟積誠可以化民爲政者惟盡吾分所當爲而已非特上憲及同寅之毀譽不足以營心雖小民爲其所不當爲者矣亦有當爲而不爲者矣非常官之義也居官當守四勿戒勿作太倉之雀鼠勿作權門之犬馬勿作百姓之虎狼勿作同寅之蜂蠍君子當官之客有三變紳士望之則生敬良民望之則生親胥吏胥小望之則生畏

可以獲上惟積誠可以化民爲政者惟盡吾分所當爲而已非特上憲及同寅之毀譽不足以營心雖小民爲其所不當爲者矣亦有當爲而不爲者矣非常官之義也居官當守四勿戒勿作太倉之雀鼠勿作權門

之犬馬勿作百姓之虎狼勿作同寅之蜂蠍君子當

官之客有三變紳士望之則生敬良民望之則生親胥

吏胥小望之則生畏

旋諸圖體而自己卽或有把握而妻子僕從受用已慣日後萬不能節省虧空由此而起遑待計及歸田時耶王陽明學問得力於龍場動心忍性須從憂患中千錬百鍊出來

止齋黃氏

俊苑

曰天下到無人不可做官惟視乎巴結之力與不力則不隨流俗者自然要札定腳跟辦一付耐苦骨頭方有結煞若不甘巴結冀乎實至名歸作不長貪賤之想勢必半上不下添出笑柄爲世詬病矣有志者宜辦之於早也

愚按止齋先生之時尙不至如今天下無人不可

佐雜譜

卷上

二

做官而其語已覺有無限感慨若使先生目擊今日情形又不知如何傷心也其不隨流俗巴結者幾人哉

又曰如今學者讀書時不曾講究甚麼治民事神做官

時更不講究甚麼治民事神果如仲夫子言尙於仕後

肯留心學所以治民事神者夫豈無補於職任在古人則不敢以仕爲學在後世能卽仕以爲學者仍有濟也又曰問仕途者有曰科甲出身曰捐納出身予欲增一語曰讀書出身蓋係讀書了做官不論科甲捐納自然曉得君國真切其政績必不同於人

按此所謂讀書非謂習舉業文字乃指讀有用之書讀一字能行一字者言也不然何以別於科甲出身者哉蓋科甲出身算不得真讀書人也

玉峯

許氏

魯

曰今之宦者大抵惟利是視而佐貳尤甚佐貳於例本不當擅受民詞今乃於民之訟者不問其理之有無一詞進必先奉官若干吏若干役若干然後施行無是雖有理不得也至於詳文有賄則無理亦爲之斡旋無賄則有理亦爲之淆亂兩造俱有賄則斟酌兩平今之爲佐貳者咸若是噫上千

國法

下

賄民膏亦非所以自愛也

佐雜譜

卷上

三

愚按惟利是視此新吾先生所謂以在家治生營產心爲官未有不貪鄙者也願與吾輩共戒之又按玉峯先生所著者佐貳然今之雜職官何莫不然何可不戒

高氏

廷培

曰別駕閭曹也體近於郡守而權輕於牧令

近於郡守而儼然抗焉則郡守憎輕於牧令而肆然臨焉則牧令憎以閭曹介兩間而上下交憎勢將孤立故善爲別駕者長事郡守而友事牧令虛而與之委蛇則自大之戒一也凡置別駕多在瘠土食祿少則責能負如欲疾郡守牧令之廝仕而強欲效焉不擅作威福不如

得也擅作而釀起禍又將自救不贍昏夜乞援於他人無論援否我已辱矣此之謂多事當戒二也國家詔糈以養廉官雖閒貧果能節儉自守亦何患不足若不知省節一任紛華迨其不足則不得不呼助焉稱貸焉既自取累而人亦且厭其煩是卑鄙也此三當戒也誠能以潔己奉公爲別駕無錢則有所不取事則無所不辦使郡守牧令皆倚重之循聲日著大府自有見聞同官自有公論夫豈別駕所能限乎

愚按此雖爲別駕言而凡屬佐貳欲爲好官舉不外是而尤可通於爲直隸州佐貳者

佐雜譜

卷上

三

又曰夫居官之要莫要於謹言慎行舉止戒浮動說話戒誇張上官及朋友有事相商不可漏洩所謂幾事不密則害成也同寅中有聲名卓越才守俱優政蹟昭著者則以爲師踰閑蕩檢者則以爲戒或有所短斷不可宣之於口使人抱終身之恨其讐必深更不可攻發人之陰私其禍更烈同僚歡聚多言不若慎言說要事不如說閒事觸人忌諱者不可暴揚有關公事者不可營議此中關係匪輕恂恂自守藏聰明於渾厚載福之器也盛名不可居爲人所忌有一事辦得好如係委辦則曰此某上官之意也如與人同辦則曰此某某之

力也如己專辦則曰職分所當爲求其免過而已時時出以謙遜不致招尤才華不可露亦爲人所忌也惟有事則速辦細心斟酌不使有錯了得快而又不錯才自見矣人每自矜曰我不要錢此言非也不要錢乃本分事非格外好處何必言夫要錢必受人使令輕則以功名使我重則以性命使我何其視錢重而視己輕也要錢則必作孽顛倒是非出入人罪不如是不得錢也不敢作孽自不敢要錢矣我行我法我盡我心故不要錢者亦自求其心之所安而已何必宣言於眾乎陳氏會芳曰明知非義不憚依阿徇人壞己只爲戀戀佐雜譜

卷上

三

一官故若輕利守正雖兩面不我困況僉壬哉

愚按譽憲一官今日通病而異途之佐雜尤甚何

也彼以財易官權以官營財不獲厚利不已卽獲厚利猶不已其患失方無所不至顧肯半途而捨去哉卽已旣去官又使其子弟爲之者亦坐戀戀捨不得也

又曰官場陋習非損人利己則畏難苟安利己者害民苟安者不害民而亦無益於民罪業雖殊而其爲聖朝之蠹則無以異士君子讀書稽古抗懷經世一行作吏乃爲此兩種人負咎貽羞生不如死居官不能

盡卻應酬然亦當撥冗抽閒以爲靜坐讀書之地存心
作事庶有補益若一味以應酬爲事朝夕奔馳日不暇
給會不關切之人講不由衷之話豈惟無益而所損正
多矣 自來滅絕天理無如躁進之士一登仕路精神
意氣併入紛華一切聲音笑貌服食起居皆不難巧諧

新樣本來面目棄之若遺推其富貴利達之心卽親愛
如父母妻子可不復顧而君國民物更無不浮沈值之
呼至性淪汨天龍隨及如是而不亡者誰乎 實心爲
民須置官度外

舒氏孔恂曰居官原是苦事然做一分便有一分效驗

佐雜譜

卷上

三十四

此中亦有回甘居官最要快性了一件便少一件積歷
自家亦得便宜 吾輩做人居官只有自問一層最爲
切實原不因上官之一喜而益一怒而損即使上官實
有齷齪而在我苟無以取之則亦無與己事 省垣雷
次勿以無事而荒於嬉讀律卽讀書也交接過於拘謹
與過於開展均不能免累此中頗有經權待人過於示
信與過於懷疑均不能得力此中別有駕馭總在相時
地事勢而爲之而不能豫存成見

選同

按選同明曰選同知與副使判官俱佐鹽運使司

實沿金元之舊蓋漢大農丞隋鹽池總副監唐監
鹽官之類別稱曉貳亦稱大佐賦運副運判同
明耿九疇爲兩淮鹽運司同知痛革宿弊條奏便宜五
事著爲令母喪去官場民數千人詣闈乞留乃起爲都
轉運使 大清一統志

同知

按同知在秦漢爲郡丞亦稱長史漢又曰治中南
北朝隋俱有丞名隋唐又俱有長史名又俱嘗改
爲司馬隋又嘗改爲通守贊治唐初亦曰治中後
嘗改爲別駕宋時雖有同知然非郡佐官乃樞密
院及大宗正司之貳見宋史職官志其以同知爲

郡佐官實始於遼厯金元皆曰同知府事明直曰

同知今不改別稱上佐郡佐邦佐端僚見稱謂錄

漢黃霸字次公陽夏人謚定侯爲河南太守丞處議當於法令人
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由是俗
更尚嚴酷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宣帝聞霸持法
平召以爲廷尉正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漢書循吏傳

愚按黃定侯以入財爲官而做成循吏官豈論出
身哉出身高者固宜自重不可自恃出身低者尤
宜自奮不可自薄也然使定侯非從夏侯勝受尙

書獄中積三年之久其宦業安必至是夫不學無術學不優尚不可仕況不學乎抑吾聞之書道政事者也定侯善於治民定侯其能行所學而大異乎後世讀書不得書之用者哉

孔奮字君魚茂陵人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迺酒執其妻子欲以爲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遂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爲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爲武都太守奮自爲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郡中稱爲清平後漢書本傳

佐雜譜

卷上

三

愚按事君貴能致身見危貴能致命身命且致之於家何恤忠臣臨難不顧私親親且不顧又於妻子何恤其所以能致能不顧者得力在一毅字小不忍則亂大謀處此時勢士君子之最不幸無可奈何孔闐內創歎所反從受道者宜其臣節之能立矣

葢廣元人爲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

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責威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勣勣素與正和有仇或勦勣可因此報隙勣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

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勣求謝勣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同上

愚按此所謂以直報怨也直者至公無私之謂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也史傳所載如此類者甚多其所以能如是者蓋臨事只看道理如何一似未曾有怨一般非嘗用功於克治涵養者未易語此蓋京兆史稱其強直此其一徵

南齊裴昭明開喜人爲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蘿謂之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

佐雜譜

卷上

三

也昭明曰下官忝爲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南齊良政傳

隋敬肅字宏儉蒲坂人爲潁川郡丞煬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

爲天下羣官之狀道衡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途用事其邑在潁川每有善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去官之日家無餘財隋書循吏傳唐賈敦實冤句人洛州刺史賈敦頤之弟爲洛州長史寬惠人心懷向洛陽令楊德幹矜酷烈杖殺人以立威敦實喻止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雖能不足責也德幹爲夷滅始洛人

爲敦頤刻碑大市傍及敦實入爲太子右庶子人復爲

立碑其側故號棠棣碑

唐書循吏傳

卷之三

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謚曰文貶江州司馬不以遷謫介意與妻

滿助晦四禪師爲人外之交每相攜遊詠

舊唐書本傳

卷之三

愚按通考唐時司馬多以處遷謫視爲冗員則無

職事如宋之主管官觀可知不然文公固欲奮厲

効報兼濟生靈者豈肯俟遊荒政徒詩酒以遺懷

造日也哉觀其刺杭州有惠政可見矣其不以遷

謫介意亦人所難及但不如程叔子在涪著易傳

蔡西山在道州講學之爲素患難行乎患難耳

佐雜譜

卷上

丙

明賈義

字宜之

金華人敘州同知檢察屯地平反疑獄郡多以

單賣入民籍脫漏營伍三百餘義清理悉還故籍民逋

糧八十七萬石因循至不可究詰義廉爲豪猾侵漁而

委之逃絕小戶乃令民得自首覈實追償夷漢雜處每

緣茶貢事至激變義請於高筠等縣設長官司專督夷

人茶貢其後甯謐

金華縣志

嚴琥

開縣人

爲高州同知化州吳川等縣歲礦鐵民苦賠

補無敢言者琥力請停止民歌曰生我慈母活我嚴父

大清一統志

漆文昌

瑞州人

沈毅有謀略爲永昌撫夷同知於各險隘

建八關三堡皆親履相度悉中機宜編夷不敢內窺騰

永之民戶視焉

同上

國朝蔣君祝

字廣仁和人

永昌府同知有土司頗骯法君單

騎入苗洞曉以大義苗大戢嘗攝府事爲置義倉或曰攝守乃不憚勞如是君曰苟利於民奚問攝爲會夏旱民賴倉穀得不饑乃大服銅厥有羨餘悉以歸公大夫入觀嘗舉君以對

上稱真廉吏云

國朝先正事略

愚按蔣君之置義倉蓋新吾先生所謂一日在官

一日盡職無逆料時之久暫而苟且其行者也謂

佐雜譜

卷上

丙

非素位而行之君子哉

李君大本

字立安邱人

寶慶理猺同知所隸通水尚有苗俗

行賈臨桂知縣意其爲賊黨吳方囉方囉者從馬朝柱

謀反時方繪圖懸購者也訊朝柱所在妄言在尚中以

告巡撫立上奏帥兵出命君從行君曰僧言真僞不可

知大兵卒至苗必駭且生變請潛訪之果在以兵禽之

未晚也旣而白僧言實妄巡撫疑未釋

延訊苗僧果誣如君言

同上

運副

按運副金元明俱曰運副使蓋卽宋之鹽鐵副使

與唐以來之轉運副使異轉運副使乃如今之各

省守道見歷代職官表又宋之發運副使佐發運

使兼制鹽政者亦相似

宋張綸字公信汝陰人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時鹽課大虧乃

奏除通泰楚三州鹽戶宿負官助其器用鹽入優與之

直由是歲增數十萬石泰州有捍海堰久廢不治歲患

海晉民田綸議修復論者難之以爲濬患息而畜潦之

患興矣綸曰濬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獲多而亡少

豈不可耶卒成堰州民利之爲立生祠宋史循吏傳

金趙重福字履祥豐州人爲滄州鹽副使歲饑民煮鹵爲鹽賣

俗雜譜

卷上

手

以給食鹽官往往杖殺之重福曰甯使課殿不忍殺人

歲滿課殿當降以歲荒薄其罰金史循吏傳

愚按此所謂實心愛民置官度外也

通判

按宋史職官志云宋初懲五代藩鎮之弊始置諸

州通判是通判宋以前無之歐公歸田錄謂旣非

副贰又非官屬常與諸州爭權而馬氏通考謂是

佐郡守者二說不同其將何從意歐公所云或初

置時事其後更定則不然故通考云爾觀王贊答

黃宗旦受命佐君之言可見趙清獻公嘗謂是古

監郡之職當時又謂之監州然其結銜皆云通判

某州軍州事其云某府通判則始於明本清研堂

簡齋若稱爲別駕據後漢百官志別駕乃諸州之

從事史爲刺史屬吏通典所謂隨刺史之後別駕

一車以行者並非州佐郡無從事故無別駕以別

駕爲州郡之佐蓋始於唐唐州郡更相爲名其爲

刺史特如今之知府直隸州非復漢之刺史二千

石魏晉之統轄數州者比本班固而別駕因相沿

爲郡佐官之名迨宋置通判遂以爲別稱故蘇文

忠通判杭州戲子由詩云餘杭別駕無功勞未免

佐雜譜

卷上

三

與當時州佐之別駕混矣又按通判宋嘗改爲同

判避章獻太后諱見齊東野語別稱又曰倅又曰

半刺並見稱謂錄若金元時又改爲判官與宋府

屬州之佐同稱云

宋王質字子野莘人文正公旦之姪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頗以新

進少質嘗因事宗旦曰少年乃與大人抗耶質曰受

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卒不爲屈宗旦得盜鑄錢百餘

人下獄治告質曰吾以術効致得之喜見於色質曰以

術効人置之死而又喜仁者之政固如是乎宗旦憇沮

爲薄其罪宋名臣言行錄前集

趙抃字閱道西安通判泗州濠守給士卒廩賜不如法

聲欲變守懼閉戶不出轉運使檄抃攝治之抃至從容如平時州以無事同上後集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謚清獻通判潭州有巨賈私蓄明珠太守而下悉輕其直而售之介獨不與獄發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售奏至果然臣鑑錄

蔡齊字子思膠水人謚文忠通判濟州日飲醕酌往往至醉太夫

人頗憂之賈存道慮其以酒廢學生疾乃爲詩示之曰聖君寵重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

酒如成病悔何追齊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酒佐雜譜

卷上

三

終身未嘗至醉

人譜類記

愚按酒能生禍能傷生能敗德甚且甘之至於亡

國蓋美祿之爲利不敵狂藥之爲害人無不當戒

況官乎劉元明謂作縣令莫飲酒豈惟縣令凡爲

官者皆以不飲爲佳于廷尉數石不亂而治誠益

精明孔長史醉日居多而判決未嘗有爽此僅見者耳豈足爲訓哉文忠因賈公之詩而戒飲可謂勇於改過者矣

先儒司馬公光字君實夏縣人謚文正從祀孔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

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爲河東患龐籍命公按視

公建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衆則糲賤亦可漸紓河東貴糲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

狂引兵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公三上書自

引咎不報籍沒公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宋名臣言行錄後集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謚文忠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卻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真正期

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甯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閒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同上

晁宗恪字世恭解符人通判杭州州將矜已自肆上下莫能變

佐雜譜

卷上

三

公徐與之論可否語平而氣和將畏且從也由是上下

倚公以治元豐類稿

鮮于侁字子駿閩州人通判綿州吏狃貪成風至課卒伍供薪炭芻豆鬻果蔬取贏百侁一切勿取郡守以下效之趙

抃使蜀薦於朝大清一統志

范純仁字希文吳縣人正公仲淹次子謙忠宣通判安州問民疾苦興利

革弊立諸生教條日有課月有最安陸自是多學者同上

陳執方通判江州時民饑有刈人之禾而傷其主法當

死者執方以爲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尚緩刑沉於今哉卽奏貸其死折獄龜鏡

范如圭字伯達建陽人通判荆南府事荆南積逋二十餘萬緡

戶部責償甚急曰不且有謫帥孫汝翼懼欲加賦於民以塞責公持不可曰吾甯被謫此不忍爲也無何孫去公言於後帥王公師心悉奏蠲之朱子文集

愚按范公亦所謂實心愛民置官度外者

劉清之字子涉臨江人通判鄂州其俗計利而尙鬼家貧子壯

則出賣尤謹奉大洪山之祠病者不藥而聽於巫死則不葬而昇諸火清之皆諭止之應代節吏傳

黃震字東發慈谿人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通判廣德軍社倉行之久民

困於納息人皆以朱子故不敢議震曰朱子本法設之

佐雜譜

卷上

壽

自民非官置也且法出於堯舜三代聖人猶有變通安

有先儒爲法不思救其弊耶乃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入代社倉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出息郡多淫祠

言諸司禁絕之俗有向神自嬰桎梏或自拷掠以徼福

者召使自狀其罪其人曰本無罪震曰汝罪多不敢對人言故告神以免罪耳杖之同上

鄭剛中溫州判歲饑流民載道勸守發倉廩之守曰恐

實惠不及饑者答曰業有措置以萬錢每錢押一字夜

出里巷遇僵臥者給一錢戒曰勿拭押字次早憑錢給

粟饑者無違守歎服廣輿記

胡朝頤嘉興判時鄭清之家奴暴橫朝頤寘諸法遺書鄭云以天子之命吏撻宰相之家臣罪當避位清之以

書聞上上喜曰得一佳士矣同上

愚按胡公可謂不畏疆禦者遺書認罪而罪竟不

驗所謂肯說自己一箇不是卽人之氣平也

元烏古孫澤字晦甫臨潢人調永州路判官湖廣平章要東木

貪縱誅求無厭使者旁午隨處督獄至永孫澤戒更善供帳豐酒食順適其意間以利害曉之使者感愧不敢發其毒一郡獲安應代節吏傳

佑雜譜

卷上

壽

許維禎字周卿遂州人爲淮安總管府判官屬縣有二虎爲害

禱於神一虎去一虎死境內旱蝗禱而雨蝗亦息元史

良吏傳

愚按一禱而虎去蝗息自是至誠感神之效然須

知平日必有爲民之實心惠民之實政史雖不載

可想而知也不然臨渴而掘井豈有濟哉謂予不信

盍觀晉中牟劉宏農宋九江韓潮州乎

明郭東清公有守初爲東昌通判一日他出屬吏之妻

餌果一盒於其室人非不受張委而去東回室人告以故東問曰汝嘗之乎曰啖三四枚矣東市補之使妻

造邊室人曰何必補之東曰所不欺者心耳非在物也其立心不苟如此

續太平廣記

和鵬

平定人爲蘇郡倅清介絕俗不受人一蔬之餌所御

一青袍垢做服之自若妻子不免饑寒公不恤也

同上

張吉

餘干人爲景東通判俗鄙戾吉教以禮義民有罪者

薄責之約無再犯土知府陶氏見吉不撫家欲爲置妻不聽遣以銀器不受心敬吉遣其子榮就學由是吏民

嚮慕漸有中土之化吉益自屬作憤獨窮理改過求仁

四箴置座右忘其身之在蠻也

大清一統志

愚按不聽置妻是不好色不受銀器是不好貨打

佐雜譜

卷上

三

被貨色兩關是聖賢路上人何患做不成好官此

豈不學而能然乎故張公生平學宗洛闡晚歲涵

養益粹則以儒爲吏宜非人所易及矣至自勵作

四箴置座右又所謂棄夷狄行乎夷狄也

裘賈

爲湖州通判爲政勤愛民篤嘗出勤農釋冠帶執

農具以耕其妻傭之其年大熟人皆以爲勤農所致

同上

愚按今直省官員每歲行耕耤禮何嘗不親執農

具然不過虛應故事浮文雖具而實意無存何以

感天心而致豐年也其或有年亦會逢其適耳亦

僥倖耳

豈真勤農者之所召哉裘公如非平日勤

政愛民卽親耕妻儘何益之有

國朝金君岳

字哲訓登州人

調桂林龍勝通判每獨策一騎周

厯叢篁深箐搜訪其山川阨塞宵小竄匿之所著爲桑

江平樂紀要二書制府蘇公見其書稱奇才欲薦君君

以疾辭語人曰蘇公不能馭下慮他日有事未幾蘇竟

以罪免巡撫熊公歎曰金別駕知幾其神乎

小倉山房文集

高君植

字撲堂武康人

任江南捕通判聽訟如懸鏡樹果各

以其影應民多捨令來從君病卒邑之人走位相弔泣

且言曰自有此官從無此公

同上

佐雜譜

卷上

三

佐雜譜

卷上

三

佐雜譜卷下

南城李庚乾

原名韜
梅從祀孔廟

陽武夏威校訂

布經歷

按經歷古様史功曹主簿參軍之屬幕職官也元各行省有經歷卽明設布政司經歷所由昉爲司之首領官典文移今因之蓋猶漢主督促文書之

州從事唐宋之轉運判官主管文字云

漢陳衆

宜江人爲揚州從事李憲餘黨屯滄山攻殺安風

令揚州牧遣兵不能克衆乘單車駕白馬往說而降之

佐雜譜

卷下

一

瀘山人共生爲立祠號白馬陳從事云

後漢書

南宋何子平

瀘州人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貯市粟多入或問曰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生米何心獨饗白餐每有贈鮮肴者若不可寄

致其家則不肯受

南史孝義傳

梁沈瑀

字伯瑜武康人領揚州從事竟陵王子良甚相知賞雖

遠而無怨遷光謂同使曰爾何不學沈瑀所爲

吏傳良欲定四十萬餉曰利州民貧地瘠役錢數轉運使李瑜欲定各定所部賦

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爲奏帝是允議

臣鑒錄

先儒魏公了翁

字莘父蒲江人

論爲潼川轉運判官戢

吏姦誣民瘼舉刺不避權右上疏乞與周敦頤張載程

顥程頤錫爲定誼示學者趨向從之

續宋名臣言行錄

愚按今布經歷自文移外他無所預卽有除勞安良興教勸學之志與具而不得伸不得施而上疏

更非所得爲矣錄此吾蓋爲古人幸爲今人惜

國朝史君紹登

字仲雲溧陽人文靖公貽直之孫

以雲南侯補布經歷

署文山縣事雲南鹽歸官辦苛刑捏配民不堪命君莅

任卽弛其禁釋逋課者數百人閱三載配鹽之五十七

佐雜譜

卷下

二

州縣一日同變乃改商辦以寬民依文山式也苗匪起

貴州距文山尙數郡君策其必至念鎮兵不可恃乃集

吏卒健者得三百人親教以打鑪教甫成黔匪竄鄰境

之邱北遂親帥三百人往當者輒仆收復卡汛以十數

廓清邱北文山大水君發倉粟救民不待報

正事略

愚按右爲史君攝知縣任內事錄之以見首領佐

貳中非無才堪牧令之員而今川省佐貳候補者除同通外不得看知縣得毋才者少而不才者多無史君其人者乎然則吾輩當奮發以破人之量

我勿患無其位第病無其能可矣不見

本朝李敏達尹端肅李恭勤諸公與近日潘偉如中丞皆由佐雜出身乎

布理問

按布理問典刑名明時始有之但明有副而今無副與五代諸州掌刑法之馬步都虞候宋諸州之司理參軍無異故稱謂錄謂司理殆理問所由昉宋歐陽觀字仲遠廬陵人先儒文忠公修之父爲泗州司理嘗秉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妻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大清一統志

先儒范公仲淹字希文吳縣人爲廣德軍司理日抱

佐雜譜

卷下

三

真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降之不爲屈比去負止一馬鬻之徒步而歸

歷代名臣傳

先賢周公敦頤字茂叔號道人謫調南安軍司理參軍元從祀孔廟有四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達酷悍吏也衆莫敢爭公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日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達悟囚得免朱史遺學傳

愚按錢郎爲睦州理官時事與此相似見臣鑒錄

王平字保衡人爲許州司理參軍里中女乘驢早行盜殺諸田閒驢逸田家收得之吏捕得驢坐以殺人平疑之

以狀白府州牧不聽趣令具獄平持益堅守怒曰掾懦耶平曰坐懦不過一免耳與其阿旨而殺無辜又陷公於不義較其輕重孰爲愈耶州牧不能奪後河南移逃卒至許勘之乃實殺女子者田家得雪臣鑒錄

愚按折獄龜鑑釋冤類所載唐肅待制諸公事俱

與此相似合於君子議獄緩死之義蓋需固事之

賊獨用以折獄則甚利焉 又按范文正以下諸

公之事皆所謂仁者必有勇也更故不爲威怵

余良肱大卿初爲荆南司理參軍有捕得殺人者既自

誣服良肱獨以驗其屍與所用刃疑之曰豈有刃盈尺

佐雜譜

卷下

四

而傷不及寸白請詳捕果獲真殺人者宋史本傳

愚按此折獄龜鑑所謂察獄以事迹者其善在能

疑於其始而詳捕於其既夫使鞠不能疑而捕又

不詳則有罪漏網無辜戴盜者多矣

張洽字元德清江人爲袁州司理參軍獄有盜黠甚累訊莫能

折會有兄弟爭財者治論之曰訟於官祇爲胥吏之地

且胥法以求勝孰與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想惻

訟者感悟歸盜聞之亦自歎服歷代循吏傳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爲紹興司理獄事必親端默以聽務得其平帥府怒一吏命鞫之簡白吏無罪帥命追鞠其平日

事簡曰吏過詎能免今日無罪必擿往事置之法簡不
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爭愈力朱子薦諸朝同

愚按治獄之要不外一平字平則在人無冤在我
無過歐公仲淹於死獄尙求其生況本不當死者
乎若用法不得其平以意爲輕重將失入而冤死
者多矣一何忍乎范周以下諸公皆仁人也有不
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且仁則公公生明何
冤不白卽何法不平書曰惟刑之恤不仁者其能
恤乎又曰好生不仁者其肯好乎更務平法漢詔語

亦先求仁而已矣何以求仁學道而已矣

佐雜譜

卷下

五

佐雜譜

卷下

六

按運判金元明俱曰運判官與唐宋之轉通判官
不同蓋唐宋轉運使猶今布政使之職宋又有諸
路轉運使一稱漕司職猶今糧道而任更重不若
明以來轉運之稱專屬鹽運使也

國朝張君景宗字端文，河南人。父廷玉之子。爲通州運判通州場戶丁糧例不請獨君到時會豐利場海口淹沒竟請題免調泰州各場災所借給倉廩及積年徵苗頭音擎河內謂之賦價一時並徵君請緩於大府民力以舒小倉山房文集

直隸州同

按直隸州州同卽隋刺史州司馬遼金元曰同知

州事明則曰州同知爲直隸州之貳其謂之直隸
州者上視府不隸於府與府屬州之下視縣者不

同卽唐六典所謂獨奏州續通考所載金之刺史
州也攷隋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是直隸州寔

濫觴於隋大約前代州有三等有比一道一省之
州則漢之刺史州晉以後之都督州唐之節度州
是也有比郡之州則隋之刺史州唐之獨奏州明
之直隸州是也有比縣之州則唐以來之府屬州
是也 又按直隸州佐貳在

佐雜譜

卷下

六

國家視此項官甚重以捐例論直隸州州同初例

必舉人方准報捐後新例推廣亦必正途五貢加
三成方准一體報捐直隸州州判初例必恩拔副
貢生方准報捐後新例推廣亦必歲優廩增附貢
生各遞加成方准一體報捐總之不外乎學校中
人是較方面大員正印官俊秀俱可報捐不拘流
品者不反重乎以

制科授官之例論直隸州佐貳另爲一項次於知
縣是較其他佐貳首領官不又重乎而今川省視
之獨與諸佐雜等官無別候補者不得與通判知

縣一體衙參差委是大不可解之事矣夫不重此

項官是不重讀書人不重讀書人人愈不知書之

當讀愈不以讀書爲貴而子弟將盡廢學不務爭

入貲以求仕仕途益冗而不通益雜而不清患猶

小人心益競而無由靜人品益壞而無由端患寔

大也其所係豈微末哉夫人家讀書人且不可少

國家讀書人日見其少尙成世界乎讀書人固人

家國家之元氣命脉也然爲此項官者要不可以

人不之重而遂不自重須知人重官非官重人苟

不自重不能守分安命而行險徼幸流於小人患

得患失近於鄙夫雖一歲三遷位至極品何足算

乎

時趙軒人少好學有行檢授原州司馬在道夜行其
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軒駐馬待明訪禾主酬直而

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隋書循吏傳

愚按此猶爲別駕時還桑甚之清同一不願侵人

意

房恭懿字懷言洛陽人授澤州司馬在職歲餘盧燈奏恭懿政
爲天下之最上甚異之因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
存體國愛養我百姓朕卽拜爲刺史豈止爲一州而已

當令天下模範之卿等宜師數也同上

國朝王君發桂字香嚴正定人遷海州州同巡村見種山芋者

疑非山氓令捕者擒以俟未半月鄰城符來腐去果刦

盜也君雖左官無甚重任而勅錄其躬視民不佛較尊

官尤肅小倉山房文集

蓋君方泌字源藩臺人署商州同治龍騎寨時川楚敎匪

亂君至地如洗城酋張漢潮復擁衆至乃置薑夔中誘

賊刦食多死漢潮由是不振君築堡聚糧據見戶三丁

抽一得人三千親教之戰賊將走河南迎擊敗之知州

困於賊君馳援之賊驚曰龍騎寨鄉兵至矣則皆遁遂

佐雜譜同上

相戒無入商境 四朝先正事略

入

州同

按州同爲府屬州之貳金元曰同知州事元又曰

州同知明同又曰州同

金石抹元字希明諱州路爲同知淄州軍州事劇盜劉

奇久爲民患一日捕獲方訊鞫聞赦將至亟命杖殺之

閩郡稱快金史循吏傳

元許有壬字可用湯陰人諱父忠爲澧州同知州有追逮不許晝

更足迹至村疃惟給信牌令執里役者呼之民安而事

集 大清一統志

明施雨漢州同日進校士譚經術獻世宗幸東昌
雨郊迎闈校需索不爲動帝聞之曰施雨強幹乃爾

按經歷

按按經歷始置於元猶唐以來之觀察判官按察

司之首領官也

唐柳渾字夷曠宜城人謚曰貞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表爲判官州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瘡奴軍候受財不詣獄具渾

與其僚崔祐甫白奴寃少游趣訊僧首服唐書本傳

遼大公鼎渤海人調瀋州觀察判官時遼東雨水傷稼北

樞密院大發濱河丁壯以完隄防有司承令峻急公鼎
体雜譜

卷下

九

獨曰邊障甫甯大興役事非利國便農之道乃疏奏其事朝廷從之罷役瀕河千里人莫不說遼史能吏傳

愚按司馬溫公告哲宗云不論有官無官之人有知朝政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顧亭林先生云救民以言此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前代無人不可上書言事此下情所以得

上達有才所以足自見而官吏亦不無顧忌歟

金張毅字伯英臨邑人爲同州觀察判官是時出兵備邊州徵箭十萬限以鴈臘羽爲之其價翔蹕不可得毅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毅曰如民急何萬

一有責下官身任其咎一日之間價減數倍尙省竟如所請金史循吏傳

愚按此得宋王濟以鵝羽代鶴翎之意

布都事

按布都事明官名卽元行省之都事金曰都勾判事宋曰幹辦官明以之佐經歷

國朝因之僅福建一缺

宋李燔字敬子建昌人謚文定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會洞寇

亂燔駐兵萬安易置近洞隅保之尤無良者馳辨士喻以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洪州地下異時贛江漲而隄壞

体雜譜

卷下

十

久雨輒澆燔白漕帥葺之自是田皆沃壤函史

元程思廉字介甫勝州人平章哈丹行省河南署爲都事史

天澤規取襄樊使任轉餉餉多露積一夕暴雨思廉安卧不起省中召詰之思廉曰此去敵近中夜騷動衆必驚疑或致他變縱有漂灘不過軍中一日糧耳聞者趨之愚代循吏傳

愚按此與周條侯之軍驚不起李尤則之火作不敢同一鎮定人不易及

直隸州州判

按直隸州州判亦直隸州之貳金元俱曰州判官

明始曰州判卽隋時之刺史州別駕也

隋趙軌爲齊州別駕其東鄰有桑甚落其家軌遣人悉

拾還其主誠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

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誠徵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

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

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餓飢受而飲之

隋書舊更傳

宋司馬池

字和中夏縣人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

酒不過七行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甕

漆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

宋名臣言行錄後集

愚按溫公謂當時人不相非然則今日官場之宴

佐雜譜

卷下

十一

會侈靡皆以不然則恐人非其鄙吝也抑知此

弊之俗溫公不云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若

子當轉移風俗顧反隨風而轉爲俗所移乎縱公

能如王沂公之饅頭留客以溫公父子爲法

溫公下爲真率會酒行薥在公實食品皆不過五

何不可彼責故人隻雞斗酒

之不具詎所宜患哉

明先儒呂公權

字仲木高僧人懿謫判解州以作圭表

俗爲己任

陝西通志揚州事率其士民躬行禮讓之化州中

道不拾遺行不相忤士民相與立祠生祀之

學補

鄧守益

字誠之諭判廣德州建復初書院講學興禮風

動鄉邦 大清一統志

州判

按州判亦府屬州之貳明以前曰州判官明亦曰

州判卽唐宋之州別駕也

唐先儒陸公贊

字敬輿嘉興人懿

日宣從祀孔廟貶忠州別駕十餘年

常閩戶人不識其面又懼謗不敢著書地苦瘴癘爲

古今築驗方五十卷

歷代名臣傳

愚按公懼謗不著書似不如程叔子在涪著易傳

爲素患難行乎患難然因地苦瘴癘而集古今名

方亦不可謂非素位而行也

佐雜譜

卷下

十一

宋周公敦頤爲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

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感於說口臨之甚威公處之超

然後通判虔州抃字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

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

宋史道學傳

愚按處之超然非涵養到者不能此在元公道德

高深胸懷洒落不足異而他人則未易能也必也

孜孜於學其庶幾乎

林積爲循州判官嘗覆大獄多平反忤部使者憲使者

初欲薦積因是己之積笑曰失一薦刻而活五十八人

吾復何憾

大清一統志

元楊景行字賢可太和州人授會昌州判官會昌民素不知井飲汲於河流故多疾癟不如陶瓦以茅覆屋故多火灾
癟創學舍禮師儒勸民斥腴田以膳士紳誦之聲甚盛
元史良吏傳

明丁璣丹徒人謫普安州判攝一僕之任土酋例以黃金

爲贊每勸飲必先自酌以視無他璣曰何事不相信耶爲舉爵滿飲而郤其贊營人感悅悉遵約束大清一許誥字廷輪號寶齋人謫廣西全州判官歷險冒瘴與魑魅伍終無戚容洛學編

佐雜譜

卷下

辛

國朝吳君剛思人江南由御史謫判濱州以嚴平佐州守强悍者憚之濱州志

鹽經厯

按鹽運司經厯元始有之

元王良字止善諸暨人爲兩湖都轉運鹽使經厯時鹽使王克敬以計口食鹽不便欲稍損其額以省民力衆咸沮之良獨毅然曰民實寡而強賦多今死徙已衆矣顧重改民籍而輕棄民命耶於是議歲減綏興食鹽五千六百引恩代衡吏傳

庫大使

按庫大使始於明布政司鹽運司及府州均有之見歷代職官表我

朝增道庫大使一項其職典出納卽古管庫之士與唐宋司戶參軍大略相似所異者彼兼掌戶籍賦稅倉庫交納明則倉庫各設大使又別有稅大使云

宋先儒韓公琦字輝主安陽人忠獻從祀孔廟監左藏庫時方貴高

忠獻從祀孔廟

科多徑去爲顯職公獨滯筦庫衆以爲非宜公處之自

若不以爲卑冗職事亦未嘗苟且宋名臣言行錄後集愚按此可風世之驟進不待時者其後公爲宰相

佐雜譜

卷下

壬

英宗欲以蘇文忠知制誥公不可謂賦之才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驟用適足以累之

然則公滯管庫而處之自若不隨時人徑去爲顯職殆自培養其才不欲驟用歟而於文忠又以自

愛者愛之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歟然文忠亦不可及矣聞公語而曰公可謂愛人以德視世之怨人抑其進者何如耶惟文忠非衆人故能識君子所爲也又按王文正公旦當國每用士則曰厯官尙淺且俾養望後王沂公執政遵行是言忠獻之安於卑冗其得文正公之意歟若諫上驟用

文忠似又鑒於王公化基之抑鞠詠也陸放翁有句曰人生正要小回翔或亦有見於此而云然耳知事

按知事今按察司鹽運司及府俱有之自元明已然在金時只有按知事卽宋提點刑獄之檢法官唐觀察推官之類鹽知事卽金運鹽司之知法府知事卽晉錄事史唐錄事宋錄事參軍並見歷代職官表其職主佐經歷而我

朝各司府不盡設按知事最少惟江西一缺云

宋孫甫字之翰許州人爲華州觀察推官時州倉粟惡吏當負

体雜譜

卷下

三

錢數百萬甫乃令取半粟春之可乘者十幾一二又試

之亦然更遂得弛負錢數十萬而已折獄毫鑑

張叔夜字嵇仲永豐人爲蘭州錄事參軍州有地曰大都

者介五路間羌人入寇必先至彼點集然後議所向每

一至則五路皆竦叔夜按其形勢盡攻取之策得其地

建爲西安州自是蘭無羌患宋名臣言行錄續集

陳俊卿字應求號求是齋人諱正獻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

宣集恆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之諸掾屬

方飲某所俊卿與卒亦假之行於是例以後至被詰俊

卿唯唯稱謝已而知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

之行又資其僕安得爲無過公時方盛怒其忍幸自解重人之罪乎藻歎服以爲不可及續宋名臣言行錄

愚按正獻之恆謝真集不往事與晏元獻相似而不忍自解一節則與錢淡成不居雪富民寃之功

同一不欲見好非心極怒而見極卓不能如此信皆爲人所不可及也凡處同僚莫宜以正獻爲法

蓋其謝宴集也其不苟同也其不自解也其肯替人分過也

李方子字公晦

邵武人調泉州觀察推官故事秩滿必先通書

廟堂乃除方子曰通書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

俗雜譜

卷下

六

年始除國子錄

函史

府經歷

按府經歷本明官印漢以來之郡主簿郡功曹郡

參軍之類但今則只典文移而已爲府之首領官

漢虞延字子大東晉人太守高宗召署功曹宗性奢靡車服器

物多不中節延諫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卽辭

退居有頃宗果以侈從同被誅臨刑擊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光武聞而奇之後漢書本傳

愚按察史視刺史太守猶主君主君有過失諭當

救正不然則不忠至於不行其言則惟有去職而

已虞功曹可謂忠於王者也至今日而其風逸矣

誰是能行古之道步虞功曹後塵者乎

周章字次叔號人初仕郡爲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

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辭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迺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同上

王渢字稚子號人爲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判斷不避嫌右寵風聲大行入爲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爲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渢以簡賢選能渢後漢由是顯名後漢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與服豈可使

岱雜譜同上

卷下

七

傳

陳寔字仲弓號人爲功曹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寔知非其人乞從外署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輸氏傳全

倫謂衆人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於外白署比即

議者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後漢書本傳

愚按陳君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固人所難能而高倫不謾前非不沒人善亦有可取所惜者不能不愚按陳君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固人所難能而高

長強禦不徇請託耳或曰徇起於畏亦有無可畏

而徇之者其故何也曰凡皆失在太柔近妻婦之

道欠卻一剛無丈夫之氣

許劭字子將平與人初爲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

將爲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

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與服豈可使

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同上

愚按一郡吏而使人改行從善如此況長官乎況

大僚乎君子之德風特患君子而無德耳

雷義字仲公鄱陽人初爲郡功曹嘗擢舉善人不伐其功又嘗

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不受金主默投金於

岱雜譜同上

六

承塵上後葺理屋宇得之金主已死無所復還義乃以

付縣曹後漢獨行傳

唐杜暹湖州人爲婺州參軍歸吏贈以紙萬幅暹受其

百束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唐名臣言行錄

裴寬字長寬人爲潤州參軍刺史韋詵登樓見人於後圃

有所瘞葬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僕問狀答曰寬

義不以苞苴汙家道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歎

故瘞之既差異妻以女新唐書

國朝李君鳳昌爲雲南開化府經歷文山縣西有異龍

潭府境諸流多匯於此因引流灌田民被其利

大清統志

縣丞

按縣丞自秦以來卽有之縣之貳也別稱曰命卿見漢官儀又曰贊府贊公見容齋四筆

漢張元字君夏河陽人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右扶風徐業亦大儒也聞元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遺異解職矣遂請上堂論難極日後漢儒林傳

北周樂運字承業滑陽人性方直未嘗水媚於人以薦除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強直武帝易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於時者令巨細奏之北史

愚按唐大中勅云州有上佐縣有丞簿格謂之間佐雜譜

卷下

官不領公事殊乖制作之本意若如周武帝之令縣丞奏事其尙得謂之間官耶夫官無大小莫不有職分當爲之事使其可聞國家何必設是官以虛糜俸祿乎

唐陸景倩爲扶溝丞河南接察使畢構覆州縣殿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強清某詐清惟景倩曰真清唐周本傳

崔斯立博陵人轉冀田縣丞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韓文

愚按崔君之言慨然有任事之意深悉有負於丞

而無如當時天下縣丞例避偏令之嫌不可否事於一邑無所不當問者轉無所當問故崔君雖畜其有亦噤不得施用因又有子不負丞而丞負子之歎至於日晚松間而丞真成閒官矣然其時縣之文書丞猶與署今則不惟不與署并不與聞是丞愈爲無用之官矣

陳南仲颍川人爲武功丞邑人嘗之號爲簡靜大清一統志

愚按周詩女子以宜家宋稱賢君子以宜民人受祿可見齊家治國俱少一得一宜字所謂宜者處之各得其當也陳君之古於邑人以簡靜蓋簡靜

佐雜譜

卷下

三

則不擾不擾則民安人和何不稱便哉

宋蘇魏公子某爲襄邑丞朝代不詳道燕順爲提舉縣官迎見順自坐南面設邑官坐東面向某望見諭同寮曰此豈可就坐不揖而退具其事於府奏之神宗大怒罷順罰銅三十斤人莫不稱快云蘇公譯訓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每調官不擇便利爲鄆縣丞守委受成都租仲絕宿弊民爭先輸至沿塗假寐以達旦常平使者早行怪問之皆應曰今年馬縣丞受納不病我也薦於

楊萬里字廷秀吉水人調零陵丞時張浚調永杜門謝客朝宋名臣言行錄外集

楊萬里字廷秀吉水人調零陵丞時張浚調永杜門謝客

萬里數往始得見淺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教終身

大清一統志

愚按後世文章取士學優則仕之說已難拘至仕

優則學無官不可正可以爲柔榆之收而世人未

仕旣學非所學及入仕逾前所學者無用頓廢仍

不知更有當學者在彼直謂學自學仕自仕二者

各不相關豈知不仕尙不可不學學不優尙不可

仕況仕而又初未嘗學乎此其蔽由於認學字未

清未確知有末不知有本之故讀書出身者且然

他又何責哉若文節之篤於就教如此可謂出類

佐雜譜

卷下

三

拔萃者矣彼故太山太守稱弟子於康成其心恐未必如公之誠也

劉清之爲萬安縣丞縣大祲奉檄視旱徒步阡陌親與

民接所獨除具得其實州議減常平米直清之曰此惠

不過三十里以內耳外鄉之民勢難遠來受米諸均境

內之地爲入俾有粟者分賑其鄉官爲主之規畫防閑

民甚利賴歷代循吏傳

元黃潛_{晉人}字晉卿義烏爲甯海丞地濱鹽場亭戶恃其不

就於有司肆毒害民潛痛繩以法 大清一統志

明吳履_{字德基}南康人授南康丞南康俗悍謂丞儒也易之居

國朝師君問忠_{字繼先}雲南人長蘆樂亭縣石碑場鹽課大使

數月摘發奸伏如老獄吏則皆大驚相率斂跡屢乃改

崇寬大與民休息邑有淫祠每祀輒有蛇出戶民指爲

神屢縛巫賣之沈神像於江淫祠遂絕明史循吏傳

國朝呂君又祥_{字瑞龍沐陽人}循例得縣丞効力東河會江南

張家馬路災

天子命山東助麥稽五百萬撫軍楊公慮陸運爲艱君

請奪充曹兩郡稽貯單縣之黃岡河借徐州回空糧船

載之由黃河順流下直抵張工楊公壯之卽委君辦以

功借補滕縣主簿小倉山房文集

鹽大使

佐雜譜

卷下

三

按鹽大使乃鹽課司提舉之屬官始見明史職官

志卽周時齊之鹽官漢以來亦或曰鹽官魏曰司

鹽監丞隋爲鹽池四面監副官唐曰鹽池監金爲

運鹽司同管勾元曰司令竝見歷代職官表亦漢

幹官元場差官之流

宋王夢得_{字起廉金華人}差知鹽官事時史嵩之當國或薦除

掌故力辭不就未幾嵩之去國人服其先見東兆怒於

潛宰欲劾之因辟夢得夢得曰奪人之職不忍爲亟奉

母東歸王魯齋先生文集

桑亭令以竈戶地誣爲荒地招姦民市之君以實報上

官且持之甚力上官謂之強項場官卒以地歸竈戶君

持身儉甚曰苟欲華侈一至不給則敗所守矣

惜抱軒文後集

照磨

按照磨元官掌磨勘左右司錢穀出納營繕料例

凡數計文牘簿籍之事見元史百官志各行省各

廉訪司俱有之明同准增府照磨一項我

朝又增設同知照磨凡以理卷宗而已據通考司

錄參軍掌正違失莅符印則今之照磨其卽古司

錄之流歟

佐雜譜

卷下

三

宋洪皓字光弼號鵠陽人忠宣爲秀州司錄秀州大水民多失業

皓白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內粟留一年食發其餘

糶於城之四隅升捐市直錢五戒米糴渴賈於青白燕

上巡行無時皆無敢貴驅不能自食者爲主之立屋於

東西兩廢寺十人一室男女異處防其淆僞涅黑子識

其手負繫櫛汲有職有役半闕櫛者亂其手文遂之皆

帖帖畏服廉訪使王孝端曰吾嘗行邊軍政不是過也

所活者九萬五千餘人民呼爲洪佛子宋名臣言行錄

主簿

按縣主簿漢以來俱有之隋又曰錄事亦縣之武

職主出納銷註然縣不皆設

漢繆彤召陵人仕縣爲主簿時縣令見考吏皆畏懼自

誣而形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令卒以免後漢獨行傳

李磐嚴道人爲長章表主簿旄牛夷叛入攻縣表倉卒

走鋒刃交至磬傾身捍表謂虜曰乞殺我活我君房乃

殺之表得免太守嘉之圖像府庭華陽四志

唐李會高邑人初歷汜水主簿遇事蠭鋩雖廝豎一閭輒

記姓名居業路敬潛薦其清白授監察御史唐書循吏傳

宋司馬池授永甯主簿出入乘驥與令忤嘗以公事謁

令令南嚮踞坐不起池挽令西向偶坐不少屈小學講意象解

佐雜譜

卷下

三

周公敦頤爲分甯縣主簿有獄久不決公至一訊立辨

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宋史道學傳

侯可字無可華陰人調華原主簿胥胥至誠貪狡凶暴持郡

吏短長而爲奸利前後爲守者莫能去一郡患之先生

舉其罪言於帥府而誅之聞者快服明道文集

愚按侯先生可謂強幹若今日縣佐無權有敢爲

者亦不得爲矣

先賢程公顥字伯淳河南人謫調鄆縣主簿令以其年

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

訴曰父所葬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公曰此易辨

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曰二十年矣卽遣吏取錢千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錢皆爾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公始至詣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日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尤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公所部飲食茭舍無不安便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佐雜請

卷下

三

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公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調上元攝邑事訴訟日不下二百公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篤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公進白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謂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公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顧無敢除者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氏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卒如此伊川文集

愚按必至三日之夜乃釋服此與孔子從下之達

衆同亦事君盡禮處程叔子謂害於義則不可從

蓋禮從宜禮以義起害義而不宜卽非禮矣夫禮或可因時以變通義則一定不可易也君子於天

下義之與比豈無權衡而肯苟然從同哉後來眞文忠公爭小祥羣臣從吉之詔是能祖述孔子憲

章純公者

任伯兩字德翁眉山人謚忠敏爲清江主簿郡守檄使茲公庫笑

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此職何爲至我哉拒不受

周易記

愚按如此美差今人且百計求之惟恐不得尙肯

佐雜請

卷下

三

不受檄哉

先賢朱公熹

字元晦婺源人諱主同安簿蒞職勤敏織

日文配享孔廟悉必親鄉縣長吏事倚以決職兼學事身率諸生規矩

甚嚴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兼婦女之爲僧道者考滿寵歸士思其教民懷其惠相與立祠於學

朱子年譜

李衡

江都人

授吳江主簿

部使怙勢爲侵刻衡不忍以敵

朴迎合投劾去

南史

愚按不迎合與不以上官喜怒爲向背一也非實

心爲國爲民又捨得官職不肯失己者不能豈官場多得者哉

胡廷桂爲鉛山主簿時私釀之禁甚嚴有婦訴其姑私釀者詰之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旣孝可代汝姑受責以私釀之律笞之臣鑒錄

愚按此事處治得極妙凡告而干名犯義著可准此處之

吳淵任建德主簿丞相史彌遠留之曰開化新置令欲以處君淵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彌遠爲之改容臣鑒錄

愚按吳公可謂危行言孫者矣

佐雜譜

卷下

毛

明張熙爲金華主簿去任久之朝遣使者行浙東問民疾苦父老言數年前有張主簿愛民甚民思之不忘使還以聞上嘉歎卽命爲郡守金華縣志

愚按此可見好官落得做也亦不枉做好官者也然在做好官者豈嘗計及於不次之擢哉只知好官之當做而已若計之是有爲而爲矣

國朝呂君又祥補勝縣主簿會議開伊家河洩微山湖積水君贊畫方略工成濟甯勝沛等縣涸田皆出小倉文集

朱公潤字問源補湯都主簿值漕船起發運丁有多奪

小船以病衆者公往數語諭之卽服公名自是起累擢清河道五署按察使惜抱軒文後集

附宋廖德明提舉廣東刑獄有鄉人爲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箇耳乃如是侈耶必貪也追還薦章續宋名臣言行錄

愚按此所謂說之不以道不說也事與仇會聞幕

官日費二千而不薦同一公嚴意此主簿必不學者故未能免俗耳

檢校

佐雜譜

卷下

毛

按檢校元已有之明布按兩司及府各設一員以佐照磨今惟布政司無之餘仍明舊然缺極少元王良遷江浙行省檢校官有詣中書訴松江富民包隱田土中書移行省議遣官驗視良至松江條陳曲折以破其狂妄事遂寢元史良吏傳

司獄

按今按察司及府各有司獄司掌禁獄司獄各一

員按司獄始於明府司獄金以來俱有之卽漢之決曹貳曹掾見歷代職官表唐法曹司法參軍亦卽今司獄之流也

漢于公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悞。郡中爲之生立祠。其間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子公爲丞相。永定國子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漢書于定國傳

傳世云。

漢書于定國傳

唐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諱文惠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城。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義之。曰。斗南一人而已。仁基素與司馬李廉不協。因相謂曰。若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韓曉。唐名臣。言行錄。

佐雜譜

卷下

三

徐有功字宏敏。東海人。諱忠正初補蒲州司法參軍。爲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同上

宋曹幽

字西土

端安人。調重慶府司法參軍。郡守度正欲薦之。

辭曰。章司錄母老。請先之。正敬歎焉。大清一統志

愚按。狄文惠。曹參軍。皆仁人也。惟仁不忍。惟仁能讓。文惠念同僚母老。而請代行。是不忍也。曹參軍念同僚母老。而請先之。是能讓也。新吾先生。謂臨事肯替別人想。是第一學問。然則二公之學問。可

想矣。世之人知有己。不知有人。知有利。不知有義。

利欲其在己也。而趨之。害欲其在人也。而避之。豈非二公之罪人哉。處同僚。願大家以二公爲法。

羅疇字疇。老滁州法據。或曰。滁貧僻地也。以公處此。非宣疇曰。此歐陽醉鄉也。香果萬斛。白雲千頃。何謂貧僻耶。同上

愚按。今日官場。無不計較缺分之美惡。所謂美惡。只在出息之多少。而民情風土之善與否。不問也。若如羅疇於世俗所謂不美感。獨見其有美在焉。天下何缺不可居。天下又安有惡缺耶。

本朝楊清端公。宗仁初謁選。得慈利縣。說者以地

佐雜譜

卷下

三

瘠民頑爲下邑。公曰。地瘠上無奇求。民頑可施教化。是亦無世俗之見存者矣。

附明孫一謙爲南部司獄。囚米率爲獄卒攘去。又散

時強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囚初入獄。索錢不得不與。燭地。一謙嚴禁之。分給其食甚均。見囚衣敝。時爲溼。獄卒無敢橫索一錢者。曹郎視獄。問囚有苦。欲言者乎。皆對曰。幸甚。孫君衣食我。轉豐山吏目。王司寇。世貞。贈以詩曰。青衫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日欲低。猶有水廬方畝地。赭衣能作數行啼。臣鑒錄又國朝梁君文樞。會稽人文定公。國治之父。官刑部司獄。恤囚有陰

德當曰彼自麗於法耳何爲痕苦之。

略國朝先正事

愚按司獄一官所隸衙門雖內外各不同而其所掌則一總以恤囚爲第一義加以一勤則職可盡矣蓋今無鞠獄之責也孫梁二公之芳徽未遑居是職者請則而象之。

倉大使

按倉大使今布政司府州縣俱有之始於明職典倉廩但明有副使而今無之見明史百官志屬府者察曰倉曹使唐曰司倉參軍又曰倉督卽宋司戶參軍之流金曰諸倉使見歷代職官表

佐雜譜

卷下

周孔子爲委更料量平會計當史記孔子世家參孟子

按孟子集註謂孔子大聖而爲賤官不以爲辱又程子說孔子爲乘田爲司寇無不可者愚謂此卽

聖人之大而化處南宋吳伯起作令被對移他邑主簿不肯行百方求免朱子笑之謂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卽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做耆老壯丁亦不妨與他去做況主簿乎吳不能從朱子所云卽柳下惠之不卑小官卽孔子之無不可伯起豈易到此地位哉

又按料量平會計

當平與當此中正有絕大本領在不是苟且了得勿易視謂此職不難盡也

唐韓思復長安人爲梁州府倉曹參軍會大旱輒開倉賑

民州劾責對曰人窮則盜不如因而活之無趨同爲盜賊州不能詘

大清一統志

宋傅堯俞字欽之濟源坐削官職稍起監黎陽縣倉場郡掾行縣堯俞從衆出迎監禮守爲遣他吏代主出納不可曰居其官安得曠其職雖寒暑必日至庚中治事宋名臣言行錄後集

愚按獻簡蓋知有官之守而已無大小之見存也

佐雜譜

卷下

垂

若錢明逸出守秦州猶怏怏不視事是但知有官不知有守薄其官因曠其守有愧於獻簡多矣

呂祖儉字子約金華人監明州倉將上會兄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終葬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金華縣志

愚按世有服官遭親喪而不丁憂或聞訃而不卽發者使

功令期喪必解任則匿而不報者可勝數哉呂公之事真可以敦薄夫勤末俗矣

稅大使

按稅大使今府州縣各有之明時府曰稅課司縣

曰局凡商賈屠沽雜市皆有常征以時榷而輸其直於府即漢戶曹史唐司戶參軍之沛

漢包咸字子良曲阿人太守黃瓌署戶曹史欲召入授其子咸

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瓌遂遣子師之後漢儒林傳

孟嘗字伯周上虞人仕郡爲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

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鳩其

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在狀備

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因謝病去後漢循吏傳

愚按此與前漢子公事如出一轍當時爲太守者

佐雜譜卷下

俱太鵠突人命重獄何不審慎至此卽無爲之辨

枉者尙當訪求其實據況各有爭之者乎且爭之

不得而謝病去乎吁可怪已

唐李元祐字大綱萬年人爲雍州司戶參軍太平公主嘗與民

競礮磧元祐判遷民長史寶懷貞趣改之元祐大署判

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也

大清一統志

宋寇準字仲平下鄉人忠愍再貶雷州司戶參軍丁謂南竄道

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境上聞家僮謀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母得出俟謂行遠乃罷宋名臣言行錄前集

孔文仲字經甫人爲台州司戶日范蜀公舉應制科對策

極言青苗免役之害王刑公見而惡之密啟於上遂下

詔發還本任將歸往見蜀公公歎息其不遇曰苟不負

科目及公知人之鑒足矣不敢以窮達爲念也公甚壯

之謂曰君氣節如此無替古人獨醒雜志

常安民印州人監滁州酒稅日親細務郡守曾鞏約爲山

林之游曰謫官例不治事安民曰食焉而忘其事不可

大清一統志

愚按是又一傳獻簡

薛向爲京兆府戶曹參軍監商稅有賈人過稅務出納

二箋書其上曰樞密使遺涇原都監向曰此必僞也豈

佐雜譜卷下

有大臣餉人物乃使賈人致之耶執諸府治之果服詐

折獄龜鑑

呂希哲字原明河南人正獻公著之子監陳留稅章案方知縣事心

甚重公一日峻辭色折以事不爲動章歎曰公誠有德

者聊以試公耳

續太平廣記

吏目

按吏目職掌與典史無甚異始於元金曰州事

明鄒智字汝愚合州人忠介請廣東吏目聞陳白沙先生講道

新會往受業學益粹明名臣言行錄

國朝林君嘉俊字瑞卿龍岩人署大安州吏目六安灾長吏欲

減報災數君不可欲倍克賑糧君又不可長吏怒欲中以危法君不顧也恤獄囚如家人罷官民送於野囚泣於獄小倉山房文集

巡檢

按巡檢始見於宋史職官志元以來惟州縣各有巡檢司控山川要害巡檢官主設察非常縛捕姦宄職掌與宋金之巡檢相似但宋金有都巡檢所管較廣今之巡檢第如宋之一州一縣巡檢金之

散巡檢也漢時鄉嗇夫游徼卽後世巡檢所由昉

漢朱邑字仲齊舒人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苟以愛利

佐雜譜

卷下

卷

爲行朱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

愛敬焉及死民共爲起冢立祠歲時祠祭不絕

漢晉循吏傳

第五倫字伯魚長陵人爲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後嘗本傳

爰延字季平黃人爲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同上

愚按親朱桐鄉以下諸公之事可見官無小但要做得好做得好時專勝於官大而碌碌無聞者

國朝黃君新德海陽縣吏爲梧州府賓家寨巡檢母姁有方

海藤縣尉值滇黔叛逆山寇蜂聚圍藤邑君修雉堞整

樓櫓相持者旬餘薪糧內絕外援不至城陷被執罵不絕口刃斧交下碎其屍事聞

賜祭褒恤贈南甯衛經歷

虎洲初集

愚錄至此而有感於予再從兄廷鑑之事也兄於

同治間以甯朔典史署平羅石背邱主簿時回匪

方燃未幾賊攻陷其堡兄不屈死之事平左侯相

集奏

聞邀

邱典然兄無嗣待繼廢棄至今尚無承者豈不哀哉豈不惜哉抑予又有感矣予先叔祖均植以教

佐雜譜

卷下

卷

習知縣仕浙江歷任建德龍泉先伯父

馬齡以給

諫外放知府歷任榆林澂江普洱武定先堂伯父

從國卽均權之長子廷鑑之父道光己丑與熙齡同成進士入詞林

以庶常改甘肅

知縣歷文縣終來皆卒於官獨堂伯父未得歸葬

父才名基號成例難破耶不然何以至此也仕宦幾家

收局好先生句收帆好在順風時

袁簡齋先生句吾於此

益信前哲之非欺我宦成者胥如陶靖節之解綏

去范蜀公之拂衣歸則得矣滿口說歸歸未得吾

頗與同僚戒之

李恭勤公世傑字漢三試常熟黃泗浦巡檢鄉曲小有

爭訟必爲剖其曲直而不可干以私邑人頌廉明焉

撫番禹莊公稱其氣局遠大

葛山堂文集

典史

按典史元官名主監獄捕盜卽漢以來之縣尉唐

一曰典獄別稱少府少公少仙見容齋四筆

漢梅福字子真爲南昌尉上書劾王鳳擅權不納遂棄

官去

漢書本傳

唐王璥爲縣尉有前妻子烝其後母推問不服璥先令

一胥伏案下又令一胥走報云長史喚倉皇鎖房門

佐雜譜

去於是母子相謂曰必不得承復有私之語璥至開

門案下之人亦出母子大驚革服其罪

獄龜鑑

陸公贊爲鄖縣尉省母歸壽春刺史張以泉貨數萬

爲費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采辭之領新茶

一串而已

翰苑集序

馬燧字洵美汝州人

爲趙城尉回紂部衆所逼抄掠燧先

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遣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

回紂涉其境者皆遵約束

周名臣言行錄

盧坦字侃衡人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謂坦曰有巨室子

與惡人競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而厚蓄貨財者必

剥下致之若子孫能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如恣其破敗以復歸之於人黃裳驚異其言

臣鑑錄

愚按盧公之言甚遠凡爲官者宜慎之

柳公綽字孝寬華原人

授渭南尉歲歉饉每飯不過一器或問

之曰四方病飢獨能飽乎

大清一統志

愚按張橫渠先生見餓莩者食便不美其存心與

柳公同此惟仁人能之

宋司馬池爲光山尉遇大內火調發諸縣竹木州牒令

三日畢輸池曰光山不產大竹轉市斬黃豈三日可至

乃與民別立期限既而光山輸竹爲諸縣先

臣鑑錄

佐雜譜

先儒程公珦字伯溫河南二程先生

之父從祀孔廟崇聖祠廬陵尉劉丞相沆

子弟有恃勢暴橫於鄉里者郡守以下皆爲之屈公獨

不與接劉丞相聞而愧之

伊川文集丞相族人有逋官租數

十萬丞相不知也前後官吏望風不敢問公主賦事地

遠四繫責令盡償而後已或以告丞相曰賦入不

時吾家之罪縣官安可屈法也乃致書謝之

獨醒雜志

先儒朱公松字彥年文公嘉之父爲尤溪尉公暇力於

書無寸陰少廢

大清一統志

郭申錫爲晉陵尉民有號泣訴其弟爲人所殺者申錫

察其色懼而不哀曰吾得賊矣孰訊果兄殺弟

折獄處

愚按此與錢獄集所載莊遵韓況事同一用子產不哀而懼之語以察姦者獨吳志誠姦子產問婦刃其夫者或問何以知之曰夫人之使執而問之果手病則憂死則懼既死則哀今其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徐端益金華人爲虹縣尉時張邦昌爲詔至縣令以下皆迎拜宣讀如昔儀端益獨挺立不屈膝金華縣志

愚按此關係臣節之事誠不容苟且從衆明鄭恭介公世威爲江西按察僉事時巡撫汪元錫偕夏

相言有事上清宮名爲祝釐公從諸司往拜祝祝

詞乃知爲相祈子拂然不拜出是與徐公同一不

佐雍薄

卷下

三九

謙隨者而徐公一小官風骨如此尤爲難得

先儒袁公樊字和叔鄧縣人正獻從祀孔廟調江陰尉浙西大饑任

振恤命每保畫一圖居民名數治業悉書之征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爲荒政首續宋名臣言行錄

令持盃酒謝曰尉廉慎使我獲考金史循吏傳

愚按使令不虛心受規改行自新且登白簡尙望

其獲考乎

國朝郭總憲秀初令吳江以貪穢聞及湯文正公

撫吳徵至省廩以清廉總憲回任爲之一變文正

首薦於朝卒爲名臣是與任邱令同一能改過者然劉尉以下吏而化長官視上官化屬吏其勢較難非廉慎之外又積誠意以動之未必能使令稱回增美也劉尉文正俱可謂以善養人者矣

明劉子敏由御史左遷侯官縣典史持守不二民服其公嘗自署曰祿薄儉常足官卑廉自高廣輿記

馮堅南豐典史上書言九事帝覽而嘉之稱其知時務達事變擢僉都御史大清一統志

愚按今一爲外吏永無內轉之望雖晉撫內

召者亦少初知縣有行取之例大足以鼓勵人材

佐雍薄

卷下

四

所以當時親民官多廉善此例一停雖大計有卓薦而陞遷無期有屢薦不見陞去者而佐雜人員無論已安望吏治之及古哉必如前代無内外之限則得矣

曹鼐字萬達號晉人忠爲泰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於驛亭色甚豔欲就公畜然曰處子可犯乎取片紙書曹鼐不可四字火之天明召回家領去後大廷對策忽飄一紙有曹鼐不可四字遂文思沛然狀元及第臣鑒錄

楊繼盛字仲芳華城人忠廉貶狄道典史其地雜番俗罕知詩書繼盛篤子弟秀者聘經師教之縣有煤山爲番人所

振民仰薪二百里外繼盛召番人諭之咸服曰楊公即須我曹穹帳亦舍之況煤山耶番人信愛之呼曰楊父諸生或稱關西夫子明名臣言行錄參王其自著年譜云未到狄道時上司僚友俱以予爲剛介性氣之士各懷疑畏然予處上司僚友一如更初選者各喜曰初以先生難處不意今乃平易守禮可親可愛如此予曰素位而行君子之常居官如戲場時上時下吾惟守分而已先是謫官多靜坐不理縣事縣尹不忍以瑣事相干予請曰豈有日食祿而不事事者耶凡有可代勞者望不吝差委於是始付以事予盡心爲之而各上司亦以休別譜

卷下

學

河泊所官

按河泊所官明白河泊所大使典魚課猶漢水官高陶佩字士行都陽人嘗監魚池以魚鮮遺母母封鮓及寄貢之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而已不與辨清研堂文集

舊傳徵比以紓民困並開釋輕犯爲可昌霖從議不三日卽兩鎮原縣志

汪君楷蕭山人爲淇縣典史日省囚而問其疾苦獄卒不得苛虐囚無瘐死者自廉俸外無所取妻妾親細篤以給僚友多嗤之曰我輩佐雜欲入循吏傳耶君乾笑而已

雜事相委俗好禮佛近僧士夫不免予亦禁之嘗冒革去任哭送於百里之外者千餘人

高攀龍字存之無錫人謹忠憲謫揭陽典史攝官勤職事勸農集諸子要語刊示之佐邑不逮除一兒人明季北略

國朝張君鳴九字炳汀授長樂縣尉積匪猾徒並斂迹不爲民患創建柵欄以防不虞初民以不便夜行諫止後數年鄰民阻饑官室被盜頻仍長樂獨以有備盜無從發始共德之令李昌黎以歲旱躬耕不雨窮於術君曰天災興人事相因人情有弗逆者天亦無從而佑之真其靈無益之跪拜何若行便民之實政爲今之計請

做清官答

聖時是亦猶行陶母鄭父之道也

驛丞

按驛丞始於明典郵傳迎送之事見明史職官志

與漢時亭長略同別稱傳宰見叩鉢臺官職考

漢仇覽

一名喬字季達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智考城人

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第羣就學其剩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賑恤廡廩期年稱大化初到亭有陳元者母詣覽告元不幸覽驚曰

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

佐雜譜

卷下

四三

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

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

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

後漢備吏傳

明先儒王公守仁

字伯安餘姚人
文成從祀孔廟

謫龍場驛丞龍場

萬山叢薄苗獠雜居公因俗化導夷人喜相率伐木爲

屋以棲公

明名臣
言行錄

府差至驛多有凌侮場民不服與差

爭觸有勸其赴大府請謝者公曰差人至龍場挾勢擅

威非大府使之也場民與之爭觸亦非某使之也大府

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大府何所得罪而請謝乎跪拜

亦小官常分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

忠敬錄

委員

明先儒薛公瑄

字德溫河津人

諱文清從祀孔廟

差監湖廣銀場同列

以爲賀公舉古詩云此鄉多賣玉慎勿厭清貧察阮州

銀課不足苦累地方抗疏罷之湖北之民永利焉學統

陳琛

字思敬人

淮安舟稅正額既足之後大開關門恣

商人來往部尙書責其弛慢琛曰若充類之盡鈔關之

設不比樂人之道乎

同上

尤時熙

字季美洛陽人

管滸墅鈔關所權僅足國課纖毫不以

佐雜譜

卷下

嘉靖

自汗

治學編

愚按薛陳尤三先生在當時本非佐雜人員以其

事可爲管稅關釐卡委員之法故附錄爲佐雜當

此差者鑒

國朝熊君會公

字公玉人當高文良公

其俾撫蘇時爲外

巡官內發竹箆中紙一卷蠅頭書付君檢核君不視而

焚之高怒君曰此不過書吏關節耳一檢核便興大獄

察漏魚者不祥高謝之

小倉山房文集

愚按熊君化有事爲無事蓋用光武燒吏人書之

道

佐雜譜卷下終